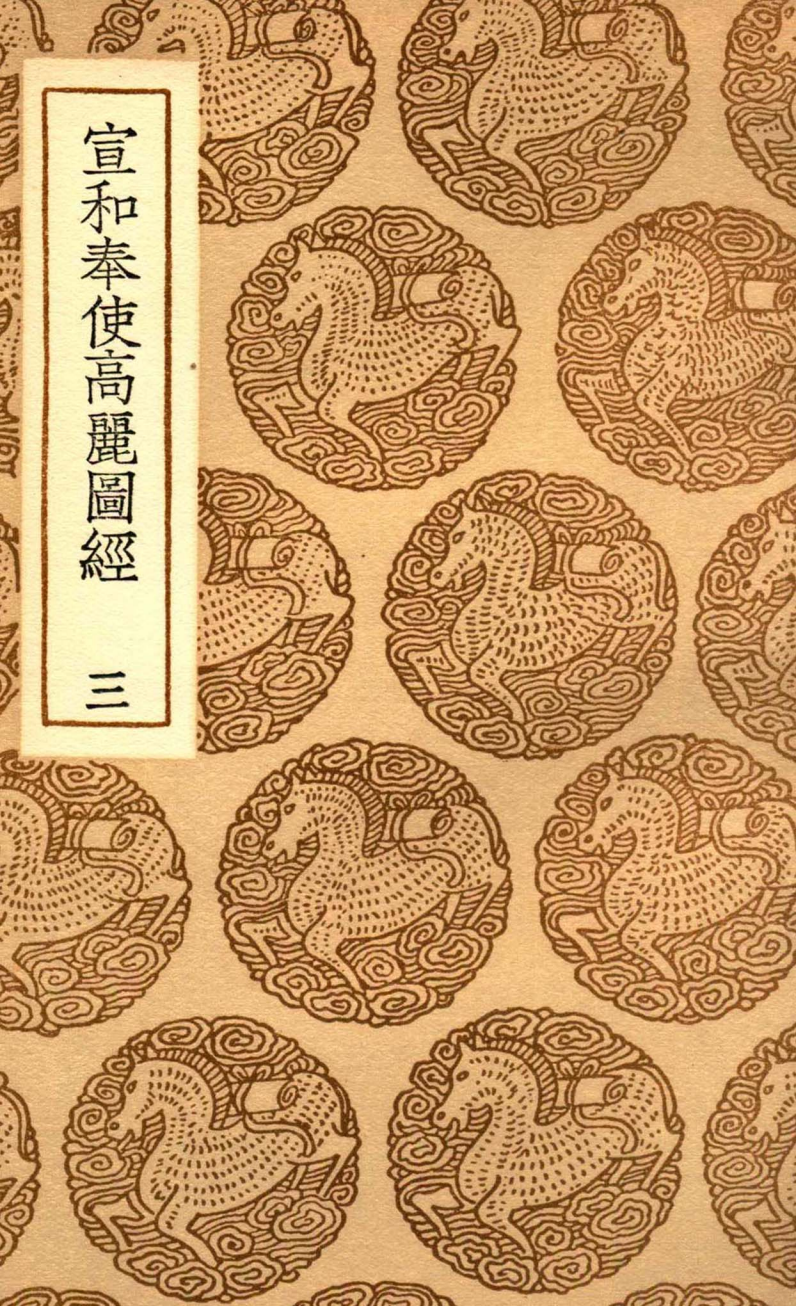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三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三)

徐兢撰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一

皐隸

臣聞諸蠻之國。雕題交趾。被髮文身。豺狼與居。麋鹿與游。豈復知張官置吏之法哉。唯高麗則不然。衣冠禮儀。鄭刻義君臣上下。燦然有文法以相接也。內置臺省院監。外置州府郡邑。設官分職。選吏任事。在上則舉其綱目。在下則任其繁劇。雖一國之事。簡而當理。追胥呼索。但片紙數字。民不敢失其期會也。故自中書給事中樞堂官。以至夫民長。無敢怠豫。其國官吏遇諸途。必跪拜鞠恭。言事則膝行而前。上手低面以聽奉之。自非久陶聖化。能若是乎。今自吏職以迄驅使。並列圖於左。

吏職

吏職之服。與庶官服色不異。但綠衣時有深淺。舊傳高麗倣唐制衣碧。今詢之。非也。蓋其國民貧俗儉。一袍之費。動準白金一斤。每經澣濯。再染色深如碧。非是別一等服也。然省府補吏。不限流品。貴家之子弟。時亦爲之。今此青服。當是吏之世襲者耳。

散員

散員之服。紫羅窄衣。幘頭革履。如中華班直殿侍之類也。武臣子弟。兵衛出職。皆補之。每人使至。則捧盤授爵。執衣侍巾。皆用之。

人吏

人吏之稱。非比省府之職也。蓋倉廩司屬州縣出納金穀布帛之流。阜衣幘頭。烏革句履。時於街市稠人中見之。或云趨官府則閒有易色衣者。

丁吏

丁吏蓋丁壯之人。初置吏者也。舊說轉爲頂禮。蓋是語音訛謬。自此升補爲吏。由吏而後授官。自令官而下各給丁吏以備使令。視官品而爲多寡之差。其常執事則文羅頭巾。人使至則加幘。每貴臣從者一二。人惟伴官屈使從者與使副所給一等服飾耳。

房子

房子使館之給役者也。每房自使副而下以官品高下而爲之多寡。其服文羅頭巾。紫衣角帶。阜屨。蓋擇善供應者爲之。觀其守法謹甚。又善筆札。高麗俸祿至薄。唯給生菜蔬茹而已。常時亦罕食肉。每人使至正當大暑。飲食臭惡。必推其餘與之。飲啗自如。而又以其餘歸遺於家。至禮畢出館。泣數行下。大抵麗人之於中國。其情加厚。故雖房子亦懷惓惓焉。

小親侍

小親侍紫衣頭巾。復被其髮。蓋宮帷中所使小童也。王之貴戚與從臣時亦給之。麗人大率未娶者皆裹巾而被髮於後。既娶而後束髮。其爲小親侍皆纔十餘歲。稍長則出宮焉。

驅使

驅使與仙郎相類。大抵皆未娶之人。在貴家子弟則稱仙郎。故其衣或紗或羅皆阜也。又有一等縵袖烏

巾。卽庶官小吏之奴。名驅使者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二

雜俗一

臣聞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夫所謂廣谷大川，固未必遐方絕域，蓋特其中國之地。川俗或殊，則習俗各異，有不可得而同者。又況蠻夷之限在海外，其習俗豈一端哉？高麗於諸夷中，號爲文物禮義之邦，其飲食用俎豆，文字合楷隸，授受拜跪，恭肅謹愿，有足尙者。然其實污僻澆薄，靡雜夷風，終未可革也。冠婚喪祭，鮮克由禮。若男子巾幘，雖稍倣唐制，而婦人髻髻下垂，尙宛然髻首辮髮之態。貴人仕族婚嫁，略用聘幣，至民庶惟以酒米通好而已。又富家娶妻，至三四人，小不相合，輒離去，產子居別室。其疾病，雖至親不視藥，至死殮不拊棺。雖王與貴胄亦然。若貧人無葬具，則露置中野，不封不植，委螻蟻烏鳶食之。衆不以爲非，淫祀詔祭，好浮屠宗廟之祠，參以桑門歌嘑，其閒加以言語不通，貪饕行賂，行喜奔走，立則多拱手於背，婦人僧尼皆作男子拜。此則大可駭者。至於瑣碎不經，又未易以一二數。今姑總其耳目所聞見者圖之，併以土產資養之物附於后。

庭燎

麗俗尙夜飲，而祇待使人尤勤。每宴罷，常侵夜分，自山島州縣郡郊亭館，鄭刻云：自山島州郡郊亭館舍。皆於庭中，束芟明燎，以散員執之。使者歸館，則羅列在前，相比而行。

秉燭

王府公會。舊不燃燭。比稍稍能造。大者如椽。小者亦長及二尺。然終不甚明快。會慶乾德之燕。庭鄭刻中設紅紗燭。籠用綠衣人。指笏執之。問之。云是新入仕之人。舊記謂初登第者。今知未必皆一等流品也。

挈壺

挈壺之職。名實近古。遂刻以擊鼓爲節。中庭立表以揭牌。每時正。則一紫衣吏。捧牌立於左。一綠衣人。致躬報曰。某時。然後指笏。詣表易牌而退。

鄉飲

鄭刻。此條。脫。

麗俗重酒醴。公會惟王府與國官。有牀桌盤饌。餘官吏士民。惟坐榻而已。東漢惟豫章太守陳蕃。特爲徐稚設一榻。則知前古亦有此禮。今麗人於榻上。復加小俎。器皿用銅。鱸膾魚菜。雖雜然前進。而不豐腆。酒行亦無節。以多爲勤。每榻只可容二人。若會賓客。多則隨數增榻。各相向而坐。國中少麥。皆國人販自京東道來。故麪價頗貴。非盛禮。不用在食品中。亦有禁絕者。此尤可哂也。

治事

鄭刻。此條。脫。

麗政尙簡。訟牒略而不文。官府治事。坐不據按。但登榻指呼而已。吏捧批牘。跪陳於前。上手聽奉。卽時批決了。無稽留已事。則棄不設架閣。惟國朝詔命信使書。則王府有庫寶藏。以爲備檢之具。其饋食奉盥。則俯首膝行。高拱手而奉之。威儀甚恭。夫夷狄而能然。是可嘉也。其饋食云云。與上文氣不屬。似別一條之尾。誤斷續書之耳。姑仍其舊。以俟考定。

答禮

鄭刻。此條。脫。

麗俗官吏兵卒分守雖嚴而起居之禮閒有不事邊幅凡國相從官與其所轄往來相值必肅容起立餘官無統轄者吏卒久不相見雖通衢宮廷中必拜之而在官者亦俛而後興如答拜蓋禮人不答反其敬禮失則求諸野略可見矣

給使鄭刻脫
此條

給使之賤視官品而爲多寡之數國相丁吏四人驅使三十人令官倍之前有青蓋持之在數十步外乘馬許二人控馭自是而降前不張蓋控馬不許用二人民庶乘馬惟自執鞭馭而已丁吏多前驅給使執巾瓶從物後隨列卿而上丁吏三人驅使二十人正郎丁吏二人驅使十五人員外以上丁吏一人驅使十人初品共給三人皆官奴隸也世代相承爲之

女騎

婦人出入亦給僕馬蓋亦公卿貴人之妻也從馭不過三數人阜羅蒙首餘被馬上復加笠焉王妃夫人惟以紅爲飾亦無車輿也昔唐武德正觀中宮人騎馬多著羃離而全身蔽障今觀麗俗蒙首之制豈羃離之遺法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三

雜俗二

澣濯

舊史載高麗其俗皆潔淨。至今猶然。每笑中國人多垢膩。故晨起必先沐浴。而後出戶。夏月日再浴。多在溪流中。男女無別。悉委衣冠於岸。而浣流褻露。不以爲怪。浣濯衣服。凍浣絲麻。皆婦女從事。雖晝夜服勤。不敢告勞。鑿井汲水。多近川爲之上。作鹿盧輸水於槽。槽形頗如舟云。

種藝

國封池瀕東海。多大山深谷。崎嶇崿嶭。而少平地。故治田多於山閒。因其高下。耕墾甚力。遠望如梯磴然。其俗不敢有私田。略如丘井之制。隨官吏民兵秩序高下而授之。國母王妃世子王女而下。皆有湯沐田。每一百五十步爲一結。民年八歲。投狀射田。結數有差。而國官以下。兵吏驅使。進士工技。無事則服田。惟戍邊則給米。其地宜黃粱。黑黍。寒粟。胡麻。二麥。其米有稭而無稊。粒特大而味甘。牛工農具大同小異。略而不載。

漁

國俗有羊豕。非王公貴人不食。細民多食海品。故有鱮鰕。蚌珠。母蝦。王文蛤。紫蟹。蠣。房龜脚。以至海藻。昆布。貴賤通嗜。多勝食氣。然而臭腥味鹹。久亦可厭也。海人每至潮落。斫舟島嶼而捕魚。然不善結網。但以

疏布漉之。用力多而見功寡。唯蠣蛤之屬。潮落不能去。人掇拾盡力。取之不竭也。

樵

樵人初無專業。惟事隙。則隨少長之力。於城外山取之。蓋旁城之山。於陰陽有忌。不許采斫。故其中多巨木。合抱。青蔭可愛。使者舍於館。以至登舟。皆有司供給。以備炊爨。不善用肩。惟以背負而行。

刻記

麗俗無籌算。官吏出納金帛。計吏以片木持刃而刻之。每記一物。則刻一痕。已事則棄而不用。不復留以待稽考。其政甚簡。亦古結繩之遺意也。

屠宰

夷政甚仁。好佛戒殺。故非國王相臣。不食羊豕。亦不善屠宰。唯使者至。則前期蓄之。及期將用。縛四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絕。毛落。以水灌之。若復活。則以杖擊死。然後剖腹。腸胃盡斷。糞穢流注。雖作羹炙。而臭惡不絕。其拙有如此者。

施水

王城長廊。每十間張帟幕。設佛像。置大甕貯白米漿。復有杯杓之屬。恣往來之人飲之。無間貴賤。而以僧徒主其事。

土產

高麗依山瞰海。地瘠而礪。然而有稼穡之種。麻桑之利。牛羊畜產之宜。海物唯錯之美。廣揚永三州多大

松。松有二種。唯五葉者乃結實。羅州道亦有之。不若三州之富。方其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至得霜乃拆。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羹載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吐不已。人參之幹特生。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虛。入藥則味全。然而涉夏則損蠹。不若經湯釜而熟者。可久留。舊傳形匾者。謂麗人以石壓去汁。作煎。今詢之。非也。乃參之熟者。積燥而致爾。其作煎當自有法也。館中日供食菜。亦謂之沙參。形大而脆美。非藥中所宜用。又其地宜松。而有茯苓。山深而產硫黃。羅州道出白附子。黃漆皆土貢也。其國自種紵麻。人多衣布。絕品者謂之絕。疑絕字之譌。鄭刻同。潔白如玉。而竄邊幅。王與貴臣皆衣之。不善蠶桑。其絲綫織紵。皆仰賈人。自山東閩浙來。頗善織文。羅花綾。緊絲錦。剎邇來北虜降卒。工技甚衆。故益奇巧。染色又大。鄭刻。勝於前日。地少金銀。而多銅器用。漆作不甚工。而螺鈿之子。疑工字之訛。鄭刻同。細密可貴。松煙墨。貴猛州者。然色昏而膠少。仍多沙石。黃毫筆軟弱。不可書。舊傳爲猩猩毛。未必然也。紙不全用楮。閒以藤造。槌揭皆滑膩。高下數等。其果實。栗大如桃。甘美可愛。舊記謂夏月亦有之。嘗問其故。乃盛以陶器埋土中。故經歲不損。六月亦有含桃。味酸如酢。榛櫬極。鄭刻。多云。倭國者亦有來禽。青李。瓜。桃。梨。棗。味薄而形小。至於蓮根花房。皆不敢擷。國人謂其爲佛足所乘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四

節仗

臣聞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蓋尊王命也。然當是時。周室紀綱圯壞。諸侯強大。有輕之之心。孔子託空言。以爲天下後世臣子法。尙諄諄如此。矧太平盛際。親遣王人。遠使外國。則彼之尊奉之禮。豈敢少懈哉。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干戈浸偃。夷裔君長。不待詔告而信順之。誠堅若金石。蓋自容成氏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宜乎諸侯推尊王人。而禮文繁縟也。比年。使命每至麗國。聞其備謁儀物之華。兵衛之衆。以迓詔書。以導旄節。禮甚勤至。然是行也。適在王俱衣制未終。其鼓吹之類。皆執而不作。亦可謂知禮也已。

初神旗隊

神舟旣抵禮成港。下碇訖。麗人具采舟來迎。使者奉詔書登岸。三節步從。入碧瀾亭。奉安詔書訖。退休於所舍。明日質明。都轄提轄官對捧詔書入采輿。兵仗前導。諸仗之中。神旗爲先。自西郊亭預建於館前。候詔書至。與餘仗相接。導衛入城。旗列十面。車載而行。每乘十餘人。自是之後。受詔拜表。則皆設於兵仗前也。青衣龍虎軍。鎧甲戈矛。幾及萬卒。分爲兩序。夾道而行。

次騎兵

神旗之次。有錦衣龍虎親衛旗頭一名。騎而前驅。執小紅旆。鄭刻其次則領兵上將軍。其次則領軍郎將。

皆騎兵也。持弓矢佩劍。飾馬之具。皆有鑾聲。馳驟甚亟。頗自矜耀。

次鑼鼓

騎兵之次。鳴笳之軍次之。鑼鼓之軍又次之。每百餘步鳴笳。軍必却行。面詔輿而合吹。聲止。則擊鑼鼓爲之節。

次千牛衛

鼓角之次。卽有儀物。貫革鐙杖。千牛軍衛執之。相比而行。

次金吾衛

千牛衛之後。金吾仗衛軍次之。執黃幡豹尾。儀戟華蓋。差閒而行。

次百戲

金吾仗衛之後。百戲小兒次之。服飾之類。略同華風。

次樂部

歌工樂色。亦有三等之服。而所持之器。閒有小異。其行在小兒隊之後。比使者至彼。會俟衣制未除。故樂部皆執其器而不作。特以奉詔命。不敢不設也。

次禮物

禮物之匣。大小不一。其面標題所賜之物名件。而皇帝信寶封之。麗人尊奉寵眷。乃盛以要舁。而罩以黃帕。每乘用控鶴軍四人。服紫繡花袍。上折脚幘頭。其行在樂部之次。

次詔輿

采輿之設。績繡錦綺。五色閒錯。制作華巧。前一輿安大金爐。次奉詔書。并祭王僕文。次奉御書。亦以控鶴軍捧之。拜表歸館。則不用其中一輿耳。

次充代下節

國朝故事。奉使高麗。下節皆卒伍。比歲稍許。命官士人。藝術工技。以代其選。今使者之行也。人人仰體聖上懷徠之意。願爲執鞭。以觀異域之俗。又況陛辭之日。面奉聖語。丁寧宣諭。人皆感泣。而不以海洋之生死爲憂也。故有若成忠郎周通。承信郎趙^{鄭刻}既登。仕郎熊樗年。尹京文學江大亨。李訓。唐浚。翰林醫學楊寅。進士有若晁正之。徐亨。黃大本。葉彥資。石^{鄭刻}王。懌。陳興祖。陶挺。孟徽。高伯益。李銳。崔世美。顧大範。金安止。王居仁。劉緝熙。副尉則有李暉。王澤。呂漸。徐琪。徐可言。施祐。鍾禹功。省府寺監胥吏。則有若董琪。牛敏年。鄭^{鄭刻}恭。陳佐。楊大同。楊渙。劉宗武。孫洵。王祐。尹公立。孫琬。曹裕。王伯全。陳惟既。王道深。楊革。張零。桂林。范敏求。舒障。鄒琮。志。張若朴。范寧之。朱彥康。劉燊。胡允升。周郁。鄭伯成。其服紫羅窄衫。烏紗帽。塗金雙鹿帶。分爲兩序。從詔輿而行。

次宣武下節

宣武下軍。明州土兵共五十人。服飾與充代不異。但褰裳而行。使錦繡彰施耳。使者初出都門。降賜塗金器皿。從物再出節。卽供給之人。各執於前。粲采奪目。以示榮耀於外國焉。

次使副